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識名解卷

七至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中書臣王璣

謄錄監生臣施銑

欽定四庫全書

詩識名解卷七

錢唐 姚炳 撰

草部

荇

荇

周南 閨  
雅篇

荇釋草作荅別名接余陸璣以為白莖葉紫

赤色正圓徑寸餘莖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案酒是也但今世鮮聞食之者與尊

種別陸農師謂亦稱鳧葵非鳧葵尊別名即魯頌之茆  
又本草唐本誤以荇為猪尊按猪尊與絲尊一種亦呼  
龜尊總非荇類羅瑞良辨之云荇行葉雖圓而稍羨不若  
尊之極圓今宛陵陂湖中彌覆頃畝黃花六出日照如  
金俗名金蓮子又猪好食民皆以小舟載取飼猪或因  
是亦得猪尊之名但非尊菜其說詳矣

陸農師本介甫鑿說易接余作萎餘以為萎餘惟后妃  
可比德行如此可以妄餘草故名若蘋蘩藻所謂餘草

也亦誕甚矣程大昌不悟其妄反疑漢之婕妤取此義以名是為前說所愚耳夫蘋蘩溫藻之菜皆可羞鬼神何獨為荇之餘耶

嚴華谷謂凡菜皆不齊不當於荇獨言參差今池州人稱荇為若公鬚蓋細荇亂生有若鬚然詩人之詞斯為不苟此猶愚以燕燕差池屬燕尾言之意覺更親切故羅瑞良云博士皆以參差者是覓菜因呼人覓為人荇亦可笑矣

陸璣謂茆與荇相似然未嘗謂荇即茆且茆菹乃豆實而蔡元度直云荇菜謂之茆芥引魯頌薄采其茆謂德足以事鬼神故以况淑女以薦神明則誤也

荇菜特以起興未嘗言其所有事如采繁用之宮中瀕藻奠之牖下皆明言事宗廟可見此何所指耶且天官醯人陳四豆之實止於菖本茆芥深蒲而已未嘗有荇菜也傳謂后妃有閨雎之德乃能供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不知何據

陸農師因傳事宗廟一語遂有荇菜厚於蘋蘩之說且  
云荇止於芼不言用之盛之湘之奠之亦位高事畧之  
證尤穿鑿可笑如左傳所稱可薦鬼神亦祇蘋蘩蕰藻  
而已未嘗及河洲之荇也且此水草之屬必淪為菹而  
後可薦惟荇非所宜薦故但云采之芼之耳可知不用  
故不言用不盛故不言盛不湘不奠故不言湘與奠也  
今乃以為后妃夫人等級之分不愈誣耶

傳訓流為求本釋言文今不用說家或云順水之流或

云潔於流水終非一流字確諦愚按釋詁云流差東擇也則流似有擇義擇而後采采而後筆其義亦合

筆訓寡此釋言文傳易訓擇未是蓋采者小取之筆則寡拔其全體也至東萊詩記改為熟而薦之不知何考愚謂荇菜擢秀清流原僅供人搴擷而已未嘗可熟以為羹也此總為薦宗廟之說膠於胸中便謂筆為熟薦不知內則筆羹八字但作一菜字用督義笔之以蘋藻亦謂生取蘋藻之類為羹上飾耳何嘗訓筆為熟烹字

羅瑞良謂民以小舟載取飼猪令熟而薦之宗廟神不其吐之耶

葛

葛

周南葛  
覃篇

葛類不一有就葛龍葛治葛食葛諸種其為  
緺綿者乃山葛也周禮地官掌葛掌以時徵緺綿之材  
於山農是矣

詩以葛起興蓋因手之所成溯目之所覩有風景滿眼  
流連不盡之致鄭氏乃喻及形體容色志在適人豈是

后妃意耶宜令之皆不從也

孔氏訓莫為大又與漠通廣莫曠貌葛葉之纏綿潤遠似之傳因刈濩是可用之時便以為成就貌則非字義矣何元子謂莫本古文暮字今云莫莫者蓋取稠密陰暗之義此又太泥

太姒歸文王時文尚未為伯又周之先世習為勤苦與民同稼穡凡桑麻織紝無不共之故后妃之於葛躬執其勞如此陸農師引王后親蠶織紝之禮以為治葛勸

女工之餘事則是從其後而論之也

邶風旄丘篇

此以葛興取瓜葛意但節長則延及者多應以

葛之相及興衛伯叔之不相及耳郝仲輿謂旄丘前高後下乃丘之不斷截者葛亦不斷之物故以為喻則鑿說也

誕與覃通猶葛覃之覃也書誕敷亦作覃敷是其明證  
覃延也誕從延有延長意詩蓋曰彼旄丘之上有葛其  
節何延蔓而長雖前高後下之丘猶遠相及而我之伯

叔同處一地乃多日而不相恤是何心也傳釋誕為闊於義無據何元子引說文誕詞訓大言遂謂誕轉訓大又因訓大轉為闊亦曲解甚矣

葛自有節初生節密後延蔓則愈長此自然之理非闊土氣也鄭氏欲為衛伯不恤其職之喻遂謂土氣緩則葛生澗節皆緣詩說物於物情未必有當也

王風采  
葛篇

此詩宗序憂讒之說甚無解若以采葛為真則非臣子所有事以為喻則疑非其倫故田藝衡謂葛性

善攀附喻小人郝仲輿謂葛之爲物可以織謊言蔓引  
何以異是是皆因序說推勘終嫌於詞旨無涉耳或云  
此賢臣見棄而思君之作葛藟蔓延本支朕屬比君臣  
情誼相維也又一說

唐風葛生篇

葛不自植必有所附而後延蔓楚棘其所附者  
也婦人之依託於夫義亦如之陸農師合葛藟二句爲  
訓取高卑蒙蔓意爲榮瘁隨夫之喻亦不必

齊風山篇

通論云五伍通即參伍之伍葛屢相伍必兩冠

綾必雙此確解正義謂五為奇是五隻非五兩矣若何元子謂著此屨者有五人則齊子歸止其從如雲豈獨五人已耶

舊引屨人注云有纁屨黃屨白屨黑屨散屨所謂五兩也愚按屨惟夏用葛為便於時其纁黃白黑諸色未必皆以葛為之士喪禮夏葛屨冬白屨變皮言白可見葛屨惟用本色故喪禮不易其稱耳况朝祭屨烏各從其裳之色并無用葛者亦安得有五者之異其制耶

魏風葛  
屨篇

嚴華谷云疏以為糾糾稀疎之貌非也繚繞纏

也糾三合繩亦繞纏之意故云猶繚繚也此解甚確蓋

糾糾者糾而復糾正繚繞之狀今江東以絲合物皆呼

繚繚即傳說耳集傳因傳繚字通為綸戾寒涼意合下

履霜愚謂此四字乃霜空秋氣之云耳恐非所以言屨

者也

葛屨惟為當暑之需餘三時皆不用傳引儀禮夏葛冬  
皮特舉其寒燠之期耳必謂履霜自秋始言冬為寒甚

金匱要略 卷七  
則泥矣

魏俗儉齊夏之所用至冬不易嚴華谷謂葛屨既敝而以繩糾纏之糾而復糾謂其可以踐霜奔走道路祁寒不休是也若依鄭氏謂利其賤則未有當冬而反售其夏之所宜以為用者相去之間為利幾何

小雅 大東篇 葛屨二句足上杼抽其空意所謂傷於財也惟

其絲帛告匱故有葛屨履霜之感下乃言貴戚大臣之奔走道途為困於役耳必連下取義謂公子著葛屨以

履霜或又謂夏日供賦適周至履霜時始返國背泥

藟

藟周南樛木篇藟亦作纍爾雅列釋木中所謂諸慮山纍是

也郭璞謂今江東呼纍為藤似葛而麤大正是其物或  
疑草木異字不可援彼解此則泥矣按蘓頌云藟蔓延  
木上葉如葡萄而小冬惟凋葉即詩云葛藟者也此藤  
大者盤薄又名千歲纍而韻會注謂千歲纍即今言萬  
歲藤大者如盃冬夏不凋故從木其形蔓似草故從草

蓋在草木之間則蘿蔓固是一物無疑耳今詩字從草又文與葛連言故釋見葛後列草部中

徐鉉以藟為葛蔓則直是葛矣非也陸璣云藟一名巨  
蕡似燕薁亦延蔓生葉如艾白色其子赤可食酢而不  
美幽州謂之推藟按此與葛迥別併不可以為葛類耳  
下曲之本能繫葛藟君子之德自名福祿兩兩相況取  
義自捷併不必鑿云能逮下也或謂弱小之國有所依  
歸如葛藟之得所繫則福履句直是贅疣矣

或引說文訓荒為蕪取蔓延廣遠意非也荒當訓蒙即傳奄義猶蒙楚蒙棘之謂禮喪大記飾棺君龍帷黼荒註云荒蒙也可證

王風葛  
藟篇

此但以葛藟之生長不絕喻宗族之飄零無依  
縣縣終遠兩語對勘於河絕無闕涉王城在大河之南  
其地近河作者疑即河滻之所見以起興耳鄭氏謂生  
河厓取潤澤義鑿嚴華谷謂不生丘野而生河滻水岸  
善崩為所危謚蓋本陸農師說而小變之並鑿

舊引諸詩謂葛施中谷紫樛木誕旄丘蒙楚棘施條枚  
必是植於丘谷之上延蔓於草木之顛不生於水厓此  
拘墟之見耳即以丘谷論之釋水云水注谿為谷谷中  
蓋兩山間流水之道也廣雅小陵為丘丘非高山可知  
今河滸河涘河潯乃近水高出之地並非水中正葛之  
所託以生者而曰必生於山谷丘野而不生於水厓吾  
不信也且楚棘條枚之木安知近水之地無之使必執  
此律彼是凡作詩言葛者不云纍于樛木即云蒙于楚

棘而後可此又不通之論矣

大雅 旱  
麓篇

莫莫與葛覃同而傳一訓成就一訓施貌兩說各異如此可知涓緣詩立說者耳

此章詩義與樛木無二解葛藟以喻福條枚以喻德自不必以蔓延起依緣之說也

### 卷耳

卷耳

周南 卷  
耳篇

卷耳名不一釋草謂之苓耳廣雅謂之枲耳亦呼胡枲亦呼常枲又名施博物志謂蜀人呼羊負

來陸璣云生子如婦人耳中璫或謂之耳璫草幽州人呼爵耳羅瑞良謂幽冀謂之禮菜實如鼠耳而蒼色人通謂之蒼耳博考之別有豬耳地葵野萐道人頭進賢菜喝起草縑絲草凡十八名皆合卷耳蒼耳為一物惟鄭漁仲辨以為今卷菜葉如錢細蔓被地非蒼耳今按本草蒼耳之名注出爾雅然爾雅實作苓不作蒼也而陸璣所釋卷耳狀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鬻為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璫則又與本草所說

無異並存俟考

卷耳惟有常枲名今別作常思思即枲之譌也李時珍謂詩人思夫賦卷耳之章故名常思是徒據俗詰強解耳此詩詎思夫之作耶

此以采耳喻懷人以項筐喻周行蓋謂卷耳微草采之尚欲其盈筐豈我意中所欲得之賢者不登之高位而反棄寘道傍乎下章崔嵬高岡喻高位也馬瘗僕痛喻在位諸臣也於是且酌罍觥而勿至於長懷正念之切

而思之深所謂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歐陽正義謂后妃以采卷耳之不盈而知求賢之難得  
因物託意諷其君子此說得之蓋賢才難得官位至繁  
欲求難得之才以實至繁之位是以思念憂勤不能自  
置耳

嚴華谷引張南軒詩直謂后妃主酒漿之事預采卷耳  
以為麴蘖此大可哂按四民月令云伏後二十日為麴  
至七月七日乾之覆以胡枲是卷耳固酒漿所需也但

后妃至貴安得親主酒漿之事即主之不過董率潔治而已未有自持器具而采之以覆麴蘖者解頤新語謂周官酒人之奚為世婦役有女酒女漿若果親采之是后妃下同酒人之奚矣且罍觥之酌皆假飾詞耳豈謂忘憂惟酒預采卷耳以為之乎

羅瑞良因酒漿之說謂采采卷耳職之賤者引淮南子瞽師庶女位賤尚枲為證今按尚枲之官古無可據淮南所云當為麻枲蓋婦人所有事者故取以比庶女之

職耳斷無采卷耳專設一官之理亦斷無采卷耳屬之  
婦人之理不足信也且求賢審官不思呂召畢散之徒  
而顧及於采桑之輩齧夫喋喋雖後世猶知惡之况聖  
德之太姒乎

芣苢

芣苢周南芣苢篇

芣苢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有馬鳥勝鳥陵  
烏車前當道牛舌草蝦蟆衣諸名王肅引周書王會云  
芣苢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之謂遠國貢贊非周南婦

人所得采是也羅瑞良兩存其說以謂說文韓詩皆云似李其實宜子孫不妨自有芣苢與詩所說不同今按王會篇芣苢從木作桴柂及山海經亦然皆云食之宜子則應別是一種非此詩芣苢明矣蘇頌云春初生苗布地如匙面累年者長及尺餘如鼠尾花甚細青色微赤結實如葷莖赤黑色此芣苢之狀也

陸農師引韓詩傳直曰車前瞿曰芣苢之說謂生於兩傍謂之瞿今按釋草合二名為一不分瞿直陸璣亦云

芣苢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則不得謂生兩傍者為芣苢也愚謂瞿同衢丹鉛錄引靡萍九衢作瞿山海經少室山有木其枝五衢註云樹枝交錯五出象衢路也然則一本直生者曰車前數枝歧起者曰芣苢耳其於兩傍之義奚取焉

韓詩說以芣苢為澤瀉非也澤鳥叢生淺水中葉似牛舌獨莖而長即釋草所謂渝蕡者確是別種乃欲以芣苢當之且以為臭惡之草殊不可解

何元子云車前善療難產特以其性大滑耳舊因以此  
為樂有子之證陋矣或又引本草云強陰益精令人有  
子今考神農本經之語第云車前子味甘寒無毒主氣  
癃上痛利水道小便除濕潤久服輕身耐老初無宜懷  
姪之說至唐本餘等始增入此語蓋因毛說而附會之  
也滑伯仁謂車前性寒利水男子多服則精滑而易痿  
婦人多服則破血而墮胎豈宜子乎此論快甚

愚意通詩重在次章蓋芣苢之采采其子耳曰掇子之

既落者拾取之也曰捋子之未落者手擗之也始曰采  
曰有求其子而方見之也終曰禡曰祜得其子而歸攜  
之也婦人樂之相與采以為兆曰有子矣故曰樂有子  
也則夫治婦人難產之說猶後焉者也

以芣苢為臭惡之菜比惡疾此劉向傳經之孽耳即果  
有宋女之事亦是引詩自況非宋女之所作明甚且惡  
疾之比出列女傳不出韓詩韓詩但言傷夫耳劉向謂  
宋女傷夫之惡疾而歌芣苢薛君即取以實其詩劉峻

辨命論又因薛君之說而寃及冉耕輾轉相因譌成典故不亦謬乎

舊有蝦蟆衣理患癩之說據此則是以芣苢治惡疾非以芣苢比惡疾也彼謂芣苢為臭惡之菜者誣矣本草又稱蝦蟆能治惡疾李時珍謂蝦蟆喜伏於芣苢下故江東號為蝦蟆衣豈芣苢以藏伏之故亦感其氣而能治惡疾與

萋

蕷

周南漢廣篇

釋草購商蕷無蒿名郭璞謂之蕷蒿大招亦

稱蕷蕷按陸璣謂蕷葉似艾與蒿類舊有父蒿之稱

蕷之名蒿當以此自唐孟詭食療以爾雅繁韻胡為蕷

蒿而說家遂通繙蒿為一以為特有水陸之分誤矣蕷

可羹魚又生食香脆陸農師謂古今以為珍菜非諸蒿

可以今從舊解以商蕷實之不入蒿類庶無誤覽者云

許東陽引陸璣疏蕷葉長數寸高丈餘之語以為長言

其葉高言其莖惟其高丈餘故亦可刈而為薪集傳恐

脫高丈餘三字則於錯薪之義似有礙此足補前人之  
闕也

錯薪舊解不一或謂芻蕘者以薪相讓即序所云文王  
之美化或謂芻蕘各有疆境多取則為淫故以喻男女  
之非禮今錯薪猶不思冒取則無思犯禮可知或又謂  
蔓野草之賤者以喻游女孤直而異於衆木故雖生於  
田野與薪相錯而翹翹可辨三者皆臆說非詩意也詩  
稱予歸明是指婚姻正禮而言見彼游女當以禮行不

可以非禮求耳所謂刈楚刈蕘蓋引以為締姻之喻詩中多用此如析薪束芻伐柯歷歷可證通論云兩章上四句言其女子有夫彼將刈楚刈蕘以秣馬待其歸而親迎矣不可得矣猶樂府所謂羅敷自有夫也

蕨

名南草  
蟲篇

蕨鼈釋草文陸璣謂周秦呼蕨齊魯呼鼈蓋

方言異也陸農師謂蕨狀如大雀拳足不如其足之蹙故曰蕨又初生者亦類鼈脚故曰鼈則是以形似言亦

曲說耳蕨新長如拳稱蕨至葉老不可食稱蕨萁蓋即豆萁之意故今掘根擣汁取粉者亦名蕨萁粉是也羅瑞良以為今歲焚山則來歲蕨葉繁生其舊生蕨之處蕨葉老硬紛披人誌之謂之蕨基此亦一說但不可誤讀廣雅作紫葵耳紫葵似蕨有花釋草葵月爾即此與蕨異種非如瑞良所謂基轉為葵也郭璞辨廣雅紫葵之說為非信然

或謂一種大蕨亦可食謂之葵蕨陳藏器所謂永康道

中居民多用醋醃而食之者蓋指此此皆誤以紫葵為  
蕨也不知花繁為爾蕨無花而葵以爾稱其為別種已  
明矣解之者云蕨芽拳曲繁盛如花故名月爾要是曲  
說

舊說蕨名烏昧又名烏梗按丹鉛錄謂烏昧草即今野  
麥淮南謂麥曰昧故史從音為文其說似非無據又范  
仲淹安撫江淮進民間所食烏昧草乞宣示六官傳諸  
戚里以抑奢侈愚意亦當是野麥若初生蕨乃山菜佳

品而老者又枯硬不堪食雖歲饑不應取之其於奢侈  
之戒奚有焉然則烏昧固非蕨名耳

蕨薇野菜無奉宗廟之理如夷齊義不食粟故登山采  
之軍士行役在外則取以為食非所以薦神明也陸農  
師引疏種薇供祭祀之說遂謂大夫妻之祭於其將嫁  
則以蘋藻於其既嫁則以薇蕨直是傳會不根語耳即  
謂漢時官園所種亦止漢制非周制也况疏但言薇未  
嘗言蕨乎

羅瑞良以為薇蕨賤者所食薇猶禮家用之蕨不復用  
愈知其賤此與共宗廟之說正相反可見禮固無用蕨  
者亦足證陸說之誣矣愚謂碧芽兒拳自是野蔬佳品  
不必頻藻貴之亦何必藜藿賤之耶

薇

薇

召南草蟲篇

釋草薇垂水邪曷以為生於水濱而枝葉垂

於水者曰薇果爾則非陟山可采矣故名物疏辨之云  
本草薇有二種生平原川谷似柳葉者白薇也生水傍

葉似萍者薇也詩言陟山又言山有則是山菜非爾雅所云垂水者愚按陸璣直謂薇為山菜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又可生食而項安世亦謂即今之野豌豆苗蜀人謂之巢菜東坡改名為元修菜者兩說相合則併非白薇也鄭漁仲別以為金櫻芽不知何據

集傳以為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蕨疑即莊子所謂迷陽者愚按胡明仲云荆楚之

間有草叢生修條四時發隸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  
腴者大如巨擘剥而食之甘美野人呼為迷陽集傳蓋  
本其說然一云味苦一云甘美又各不同且花葉條刺  
亦似未盡合者不可不辨也

陸農師謂薇為微者所食故草蟲序於蕨後此即駒篇  
馬序之鑿說也如蕨不載典禮反以為共宗廟之用至  
於微以筆冢記有明文而云薇薄於蕨故後之吾不知  
其誠何心耳夫詩人衝口成吟豈論先後若四月之章

則取韻而已何元子以為薇蕨皆二三月所采而言蕨者常在薇先則蕨之生當稍先於薇要亦不必然也

小雅采薇篇

戴侗謂薇即苦蕡菜生山中早晚抽芽至春柔

矣夏而剛宜筆冢詩云薇亦剛止歲亦陽止薇蓋至夏而剛也據此則以陽為夏與鄭氏十月之說不同愚意仍宜與首章例觀彼云歲莫此不當云夏月蓋薇之始而作而柔而剛雖因時分叙然曰歸曰歸則皆預擬之詞耳况末云令我來思雨雪霏霏其為歲莫不益可見

耶詩意謂草木隨時變遷已自春徂夏而屈指歸期尚遠猶必須十月之期是以憂心孔疚此行恐不能歸來耳

遣戍不必定以采薇為期文王之遣適值其時故軍士因以為興如左傳爪期而往及爪而代是兒戲軍非王者所為也至正義泥箋先輩可行之說分三章為三輩以薇作柔剛定行期尤非理愚謂軍士始遣在塗乃初春之時故薇方作而采之繼踰時而漸長則見其柔又

踰時而已老則見其剛乃一輩途中之閱歷耳若三輩分遣前者未歸後者復出暴師頓卒莫此為甚有是理乎

月篇

小雅 四  
嚴華谷謂蕨薇杞棟四物皆可食承上章欲逃世患之意將遁跡山林采草木而食之如伯夷食薇四皓茹芝之意非也通詩詞旨似有凶年流移百物凋耗不聊其生之况如百卉具腓梅栗皆廢高原下隰之間所有者不過如此更無長物為可哀也

陸農師引孔叢子於四月見孝子思祭之說以明歲徵  
所以祭也下國構禍怨亂並興不得饗其親故詩以告  
哀愚按左文十三年鄭伯會公于棐文子賦四月杜預  
亦謂義取行役思歸祭祀不欲為還晉然核之此詩詞  
旨實無一語似思祭者不足據也

蘋

蘋召南采蘋篇釋草分小者為萍大者為蘋蓋同類而殊種  
者郭璞混為一槩云水中浮萍江東謂之漂誤矣韓詩

沈者曰蘋浮者曰薸羅瑞良謂蘋葉正四方中折如十字根生水底葉敷水上不若小浮萍之無根而漂浮是也嚴華谷云今薸只可養魚蓋萍可茹而薸不可茹豈有不可茹之薸而乃用以祭祀乎其辨審矣鄭漁仲又疑之以為蘋即萍之大者萍屬皆不可食此必尊類葉園浮水上如萍耳然左傳明謂蘋繁蘊藻之菜可羞鬼神而陸璣亦謂蘋季春始生可糁蒸為茹又可用苦酒淹以就酒則其非不可食明甚但今世未聞有茹蘋者

要不可以今而泥古也

蘋一名田字草取四葉合成一葉如田字形也又名破銅錢又名四葉菜又名十字草皆此義湖塘田中多生之陳藏器以為蘋葉圓闊寸許下有一點如水沫一名芥菜是也通雅辨蘋萍為一類而別以天問靡蘋為田字草不知靡蘋即蘋大則其莖葉分為衢道有披靡連延之狀故謂之靡蘋九衢云爾

風土記以蘋為芹菜之別名此不辨而知其誣者舊又

謂蘋有水陸之異柳惲所云汀洲采白蘋蓋水生而似萍者宋玉所云起於青蘋之末蓋陸生而似莎者愚按蘋不陸生所謂似莎者乃賴蕭其字作革不作蘋兩者判然不容混也鄧元錫謂蘋為青蘋而別以破銅錢為白蘋亦未可據羅瑞良云蘋五月有花白色故稱白蘋然則白因花名要之即是青蘋耳

古者婦人將嫁教於宗廟教成有蘋藻之祭脊義所謂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是也此當為將嫁時之作觀卒章

稱季女可見益在家采盛湘奠能循法度預知可以承  
先祖共祭祀耳鄭氏謂既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之  
時所學所觀以為法度則不當復言蘋藻明矣

陸農師謂大夫妻祭共蘋藻則使女之季者佩蘭主而  
奉之故傳以季女為微主此大非也主祭之季女自即  
大夫妻於時教成將嫁因為辭廟之祭非女主之而誰  
主之且祭祀之禮主婦主設羹正將嫁時所當習者未  
有身臨祭而反使他人為主之理愚則謂奠之尸之者

乃大夫妻也采之盛之湘之者共大夫妻之役者也貴族之女惟身臨其事以為敬耳又何必親執其勞乎

藻

召南采蘋篇

陸璣謂藻生水底有二種葉如雞蘇莖大如

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此二藻皆可食鬻熟接去腥氣米麵糲蒸為茹嘉美今按釋草但有若牛藻之文郭鄭註皆云葉大當是似雞蘇之種其似蓬蒿者則與傅聚藻名合而顏氏家訓又

謂牛藻乃璣所謂如蓬者詩人所采究不知於二者何屬也

藻與蘋異韓詩浮沉之說本謂蘋漂非蘋藻也陸農師誤讀藻為藻而云蘋即所謂藻亦謬甚矣又分藻為二種以為萍藻之藻浮蒲藻之藻沈皆因誤讀而傳會者也羅瑞良辨之云水上小浮萍江東謂之薸又高誘亦稱大萍為水藻其字音以漂蕩之漂音算瓢之瓢字似藻說者遂以相紊蓋非其類也得之

蘋藻皆浮而不沈韓詩所謂沈非真沉於水底也浮者  
漂水面而不濡沉者漾水中而不出今以在水中之藻  
而便謂其浮則浮沉先未之辨宜其誤讀韓詩而多所  
附會耳

廣雅以茭菜為藻按風俗通云殿堂宮室象東井形刻  
荷茭水草所以厭火今屋上覆橑謂之藻井又西京賦  
云蓆倒施于藻井披紅葩之狎獵註施葦莖以其莖倒  
植于藻井其莖下向反披據此則仍是荷與茭非藻也

麥菜之名豈別有所據耶

陸農師以為后妃夫人采一大夫妻采二全是武斷衍  
非祭品薦繁惟見左傳而采蘩詩又非以共祭者乃必  
苦相牽合以為一與二之分何哉

小雅魚藻篇

舊解魚性食藻藻茂而魚肥故以頌首莘尾為

得其性此陸農師說也一云淺水生藻而魚在猶言魚  
在于沼亦匪克樂喻民之窮蹙窘迫此嚴華谷說也兩  
者相反然玩在藻依蒲自是安適之狀宜從陸說但不

可入王者德及淵泉諸腐語耳

魯頌泮水篇

此無興義不過即泮水中所有以發語或謂字

下施漂取受教義受教則洒濯自新而有文采故以為  
興此飾說也又有謂古之入學者有釋菜禮以菜為贊  
因即水中採三品之草以薦之故今釋奠先師猶用芹  
云要之亦未必因此耳

葭

召南騶虞篇

嚴華谷謂葭蘆葦又名華一物而四名愚按

爾雅葭凡兩見華蘆異釋大抵生植為葭取材為葦方秀為華未秀為蘆故與蒹並釋則謂之華詩蒹葭蒼蒼言乎其彊盛時也與菼並釋則謂之蘆詩葭菼揭揭言乎其方長時也

詩蒹葭葭菼葦舊俱分二種陸璣所謂蘆亂別草是也惟李巡樊光二家及字說紛紜互異而大車毛傳河廣集傳亦各相混淆耳今以釋草文考之其明確則數者同稱至葭與蒹與菼本各為釋不相混也茲綜其名

類區之曰葦曰蘆曰華則葭名曰廉則蒹名曰亂曰駢曰  
曰荻曰鳥薑曰馬尾則菼名別為三種詳見後

艸即出義文從草從出說文以為草初生出地是也猶  
未及壯盛莊子所謂怒生近之

衛風碩人篇說文揭高舉也此既艸之後日漸滋長揭揭然

如物之高舉上竦無已蓋猶未及蒼蒼之時也夏小正  
謂葦未秀為蘆故釋草文與菼並釋則云葭蘆爾

馮時可謂葭出河中者得氣尤厚故衛風以為河水洋

洋葭莢揭揭北魏信都芳為律管吹灰之術得河內葭  
灰用之應節便飛餘灰不動也愚按衛地近河故即河  
中所有以為詠今葭江北是處有之里俗取以為薪非  
必河內尤厚耳律管凡葭灰皆可用信都芳偶得其河  
内者試之若必以河水者為良詩人宣專為律管之用  
而津津稱道不置耶

秦風蒹葭篇

蒼深青色將黃之徵正義云八月白露節秋分  
八月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九月中此時葭正芳秀風吹

揚如雪其聚於地如絮故釋草曰葭華正蒼蒼之候也  
葭至八月成材可采豳風往葦正其時也嚴華谷說采  
采以為可采而不適於用蓋泥其但謂之葭而未名為  
葦耳傳似亦疑其候尚早故謂采采猶淒淒於字義難  
通陸農師訓為采色之采尤強合

何元子云周之興也詩歌茲葭是春和之明景周禮行  
而忠厚篤祜開卜年有道之長秦之興也詩歌蒹葭是  
肅殺之蕭晨周禮廢而強梁腊毒兆二世撲滅之禍愚

按此以兩葭對勘言之有味蓋本序中不能用周禮而言也然彼咏春由此賦秋水因時抒景何足關興衰於其間設易地以觀恐又指成材為彊盛而薄萌蘖為微弱矣然則詞人之旨殆不足信乎

葦

衛風河廣篇

說文訓葦為大葭邢昺云葦即蘆之成者是

也然愚謂蘆之成材而未收者猶謂之葭至落取為用乃謂之葦此章及七月可見集傳統言蒹葭之屬蓋未之審耳

正義辨一葦為一束謂可以浮之水上而渡若桴棖然  
非一根葦也愚謂此極言其易之詞次章曾不容刀夫  
刃小舟也以河之廣而若不容甚言其狹耳則此一葦  
何必定作一束觀耶後世傳達磨一葦渡江雖屬外衍  
亦未嘗是一束葦也

豳風上  
月篇

舊以萑葦為曲薄之用按曲非即薄薄苦為曲  
萑葦乃為薄中之苦者則但當云蓄以為箇耳月令註  
訓箇為薄亦誤

大雅行  
葦篇 敦依傳主聚義何元子以為族生其義已足不必泥敦訓厚又云厚盛也

行當讀如杭蘆葦傍岸而生如有行列然故謂之行葦古註皆泥牛羊句謂是道傍之草故得而踐之不知降阿飲池牧人固任其所之矣豈蘆洲荻渚牛羊足跡所不及者耶

正義謂禁牛羊勿踐則是春夏時事而言葦者先王愛其為人用人之所用在於成葦作者體其意故以葦名

此不必然也葦尾韻履紙韻古通詩言葦取其叶耳詎有他義耶

菴乃甲坼之謂體則具葦葉而成蘆葦之形猶人旣離母腹而備官骸之體故下云維葉泥泥然爾

泥泥自取柔澤之義廣雅別作苊苊云草盛也文選註又作坭坭并無解

詩識名解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詩識名解卷八

錢唐 姚炳 撰

草部

蓬

蓬召南 騨  
虞篇

蓬似蒿散生故今俗亦稱蓬蒿要非蒿屬說文直訓為蒿非是釋草彫蓬黍蓬二種鄭漁仲皆名為茭不名蓬然按西京雜記宮中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

食蓬餌以祓邪此即所謂彫胡者其為蓬無疑矣

陸農師分蓬為陸草葭為澤草然蓬亦產隰間如彫胡野茭之類皆傍水而出不得專指為陸草也此為南國春田當在江沱汝瀆之地故即其所生之草以為咏若因蕃殖義鑿分原隰以見其蕃則失之矣

衛風伯兮篇

蓬草散生少根舊謂末大於本故遇風則旋轉而亂髮之無膏沐者似之集傳獨謂其華如柳絮聚而飛若亂髮不以葉言不知何据

附 譾草

衛風伯兮篇

護不通憲憲草亦非忘憂者此說文誕

詞耳護但訓忘本釋訓不易之解正義辨之甚明是詩以思伯之故飛蓬首疾故以忘憂解之且其曰焉得者不可得之詞也草必不可得而憂終不可忘是以至於心悔則護草之非草明矣况爾雅備列草名而惟有護義別無護草此其尤足據者也茲附辨飛蓬後如騶虞之繫麌趾亦勿使得竊其名耳矣

羅瑞良云願得善忘之草而植之庶幾漠然無所思然

世豈有此物也哉蓋亦極言其情耳說者因萱音與謾同也遂命萱以為忘憂之草蓋以萱合其音以忘合其義耳而所謂忘憂憂之一字從何出哉說文養生論博物志古今注皆因解詩者之言而廣之爾愚按此最有識解語蓋謾草為萱之謬初自說文自後無宗之者唐世如陸璣孔穎達輩皆勿存其說至宋而其說盛行惟瑞良抉摘根柢獨伸舊說可謂雞羣之鶴矣

集傳訓謾草為合歡而云食之令人忘憂者余前輩毛

西河先生辨之云養生論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幾見合歡而忘憂也乎夫合歡者青堂也董子所謂欲蠲人之忿則贈以青堂者也然則青堂非萱矣愚按此嵇論及董子可證也而梁何遜為衡山侯與婦書有云始知萋萋萱草忘憂之言不實團團輕扇合歡之用為虛雖不言青堂亦分二義可見

萱堂稱母乃世俗不根語覆瓿集引晉禮婦洗在北堂文正之且謂肅夷中詩慈親倚堂門不見萱艸花亦非

以萱比母是也愚謂就詩取義本當作婦事用若膏沐為容之詞豈母道所宜言乎何元子又据本草謂萱即今鹿葱蓋鹿食九草之一食其花健忘一名宜男而風土記謂萱花宜懷妊婦人佩之必生男因以為即稱母萱堂之義皆傳會也且云萱花宜懷妊蓋寓思夫尤鄙俚甚矣

葑

葑即風谷  
風篇

傳但訓葑為須無明文按釋草須凡兩見而

葑從獨有葑名故漢儒多据此為訓迨後說家始以蕘  
蕘之須屬葑令合爾雅註參考之郭璞謂葑從未詳而  
鄭漁仲云積舊蔓頭所成者其不堪采為茹明矣若蕘  
蕘之須郭璞以為似羊蹄細葉味酢可食而漁仲謂即  
蔓青固當是此或云葑從即蔓青一物異名非是韻書  
訓蔓青者平聲訓菰葑者去聲分見東送二韻固自有  
別

正義謂葑也須也蕘青也蔓青也葑從也蕘也芥也七

者一物愚按既以葑屬蔓菁不當復列葑從之名邪曷易為蒼蕪是矣然芥名亦有大芥辛芥幽芥之分其紫花者謂之蘆菔東魯謂之菘遠見方言又蘇頌云一名薹子河朔謂之蕪根塞北呼為九英蜀呼為諸葛菜則是隨俗異稱非止七名也但蘆菔當別是一種釋草云熒蘆菔非蔓菁屬此又子雲之誤

蔡元度亦以蘆菔為葑且謂葑者封也封之於土而後盛此傳會語按陶隱居云蘆菔是今溫菘根可食葉不

可食蕪菁根乃細於溫菘而葉似菘可食則明是二種無疑矣

陸農師謂蕪菁與菘同類似菘而小有臺羅瑞良辨以為梗長葉瘦高為菘葉闊厚短為蕪菁固是兩者又南北變種亦猶枳橘之隨地而化故舊說菘菜北種初年半為蕪菁二年菘種都絕蕪菁南種亦然是也但今所呼諸葛菜開紫花莖葉可食而味不美今亦罕食之相傳為武侯所止令軍士獨種蔓菁即此豈昔人所稱與

今異物與

蘇頌謂蔓菁四時俱有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是根莖秋冬可食詩蓋取不棄其晚節之義若錢氏以為下體莖葉近地多黃腐則凡宋皆然何為獨咏葑菲耶箋謂不可以根惡并棄其葉葉字添出且根可食原未始惡也

程大昌以古祭牲貴上體為說擬非其倫至云蕪菁之葉可食而不如其根美故采葑菲者不棄之尤未足蕪

菁根葉皆美非葉不如根之謂但根莖食於秋冬恐於衰晚相棄故戒以勿謂下體而遺之耳下體是詩人雋詞不必泥如韭曰豐本亦取其近根者他若菜菔薯蕷之類惟根可用草木之質固不可以上下拘也

鄘風桑中篇郝仲輿謂亦取下體賤穢之義為刺非是蕪根

可食本不當以賤穢目之况此乃欲適所私而託為采物以行者連言我字當為淫者自道之語韓詩云匹夫匹婦相會於牆陰而明日有傳之者詩人即其自道之

語以刺之爾自道安得自刺則其於義尤為蛇足矣

唐風采  
苓篇詩每連類興懷但取叶韻初非有意此云采葑

亦錯舉以諧下東從二音耳併不必云葑生於圃非山所有明其可以無信也陸農師乃謂葑有時而甘有時而苦采葑則因人所甘所苦而譖之之况羅瑞良又謂苓甘而苦苦讒者之人必先甘而後苦而葑則甘苦相半見讒人所以嘗試其君者無所不用背鑿說也且甘義更屬傳會說見釋苓

菲

非邶風谷風篇釋草菲凡兩見一為蕠郭璞謂即土瓜一為

蕙菜郭璞謂生下濕地似蕪菁花紫赤色可食兩者異釋至陸璣合為一以為幽州人謂之蕠爾雅又謂之蕙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正義從之令按舊註皆以蕠為土瓜謂即月令王瓜王瓜僅食實而莖葉不可茹如非乃菜類宜從蕙菜之釋不當混作一物

鄭漁仲謂蕙菜即蓬萊愚按釋草文遂別見舊以為即

牛蕡俗呼羊蹄菜者則非菲種也菲似葛當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啖固當以其類求之耳

蔡元度解菲為薄義以為物之體薄而可食者此大穿鑿不知菲本未嘗專訓薄也上林賦吐芳揚烈郁郁菲菲有茂盛意若物之名菲者體即薄則名萱者體當厚葑菲二菜果如是取義耶

菲根無所考舊以為似葛疑亦如指正白可啖者而唐慎微云土瓜根似葛細而多糁此又以菲屬荔之說并

存俟考

禮坊記引此詩證君子不盡利於人謂無以其根美則  
笄取之此是斷章於詩義迥別何元子謂與取節義同  
則強合也

茶

茶邦風篇

此茶為苦菜廣雅謂之游冬鄭漁仲云今人  
呼苦益是也又本草一名荼草一名選王逸楚詞疏以  
為紫葉者為香茶青葉者為青茶蓋有二種其葉似苦

苣而細斷之有白汁六月花從葉出色黃似菊堪食按儀禮鉶筆羊苦則荼古食物固用之今俗呼苦蕡菜用以羹肉者未知其即此否也

嚴華谷謂詩有三荼一曰苦菜二曰委荼三曰英荼此詩荼苦及唐風采苦綠葷荼之荼皆苦菜也良耜以薅荼蓼之荼委葉也鄭風有女如荼英荼也鴟鴞予所捋荼傳云雀茗疏云亂之秀穗亦英荼之類愚按諸詩之荼名同物異嚴氏之辨甚晰而集傳解此詩獨以荼為

蓼屬則是毒艸非苦菜矣讀者斷之

楊用修謂荼一名吳葵唐王冰註素問引古月令四月  
吳葵華而無苦菜秀一句唐本草註吳葵云即閩河間  
謂之苦菜者俗作薦兒菜又名野苦蕡可證然按吳羅  
瑞良作胡謂即釋草戎葵猶胡豆謂之戎菽郭璞以為  
今之蜀葵似葵其華如木槿戎葵蓋其所自也據此則  
吳葵與荼迥別又夏小正云四月小滿後五日吳葵華  
王冰之註本此與月令小異不應即以苦菜當之

或謂以荼之苦喻新人之醜惡非是夫以醜惡詆新人則非詩人溫厚之旨且亦安見新昏者之為醜惡耶此明根上薄送來見離別大苦何啻如荼而其夫有新昏之戀一送不顧若甚甘之猶云甘苦失宜焉爾

唐風采  
荼篇正義釋此苦為荼所以別於大苦蓋大苦僅入

藥類而月令明有苦菜秀之文則不得以大苦名苦明矣今從之

陸農師以為采苦則因人所苦而譖之之况此固曲說

或云苦生於田非山中之物今云得之首陽之下者謾詞也亦未是按陸璣謂苦菜生山田及澤中此云山下何知非田澤間應有之處而必以為謾詞不可信耶

豳風七月篇此食農夫之具與瓜壺苴三者並為常食則是苦菜無疑陸璣云苦菜得霜甜脆而美是也

大雅召南篇集傳解此荼為苦菜又云蓼屬語錄亦謂詩人與董並稱董乃烏頭非先苦而後甘也又云荼毒蓋荼有毒令人用以藥溪魚茶是董類則宜亦有毒而不得為

苦旨矣愚按飴謂之餳以言其甘甘與苦為對者今乃  
置苦而言毒恐失其旨殆由誤認董因以誤認荼耳  
此以地之美言雖苦亦甘甚其詞若嚴華谷謂得霜  
甜脆故言如飴則隨地皆然何獨為周原異乎劉勰有  
云鵠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荼味之苦寧以周原而  
成飴並意深褒讚故義成矯飾是矣

大雅桑  
柔篇

正義分釋荼為苦葉毒為蟻蟲則荼有苦名而  
無毒性明矣集傳合之以為荼味苦氣辛能殺物故謂

之荼毒則宜其別以為蓼屬耳若苦菜不聞有殺物者焉可誣也

周頌良耜篇

舊說此釋草委葉之荼也郭璞註引此詩直作

以荼荼蓼易荼為荼豈舊本原如是與今附按苦菜後以便考者

釋草以荼與皇並列荼為委葉皇為守田按名索義則詩所云蓐者或當是此然亦未聞其有毒也而鄭漁仲又以荼為茅針引良耜詩為證則與如荼之荼同亦是

田間所有者并存其說於此惟陸農師以如荼附入苦  
菜則誤矣今從舊別歸茅部云

王肅分荼為陸穢蓼為水穢集傳合之以為一物而有  
水陸之異今南方人猶謂蓼為辣荼或用以毒溪取魚  
即所謂荼毒也何元子云爾雅於苦菜葉蓼字皆作荼  
而委葉字乃作荼又於別條有荼虎杖之目則虎杖名  
荼疑此即委葉也疏於本條下引陶註本草謂此物田  
野甚多狀如大馬蓼莖斑而葉圓此詩以荼蓼並言當

是其形相近故集傳亦云一物而有水陸之異耳愚按虎杖一名班杖秋有花直出作赤子與蒟蒻相似要是陸產不可與水蓼混也茶與蓼自是二物宜從王說為

允

薺

薺

邶風篇

釋草薺類不一有菥蓂葶蕘蕘蕘諸種惟其

實名差者乃今所食菜陶隱居謂味甚甘人取其葉作菹及羹亦佳是也自冬至春開白花名蝴蝶薺俗呼地

英菜一名甘草師曠占云歲欲甘甘艸先生即此  
冬令百草凋殘無生物之理齊乃得春氣之早而生者  
舊謂乘冬水氣而美非是且物壯則老早生則早萎理  
之常也淮南以五行生克之說論之余亦未敢信

說文齊葵藜也引詩作墻有齊愚按二物音既各殊種  
尤迥別師曠占甘草為齊旱草為葵藜其不相假明甚  
今混而為一竊墻茨之文為墻齊亦誕甚矣

苓

苓

邶風簡兮篇

苓釋艸作虧大苦也說文於苓訓為卷耳於

苦又謂即苓今考卷耳自名苓耳以其形如鼠耳故以耳名之若舍耳而專名苓是失其真面目矣此詩所詠必不指此愚按苓本通零管子宙合篇奮乃苓漢書失時者苓落可證而釋詁苓落又作虧落則苓與虧古亦通釋艸有虧無苓故應以此當之

郭璞謂虧即今甘草蔓延生葉似荷青黃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謂似地黃沈存中辨之云此乃黃藥也其

味極苦故謂之大苦非甘草甘草枝葉悉如槐高五六尺但葉端微尖而糙濶似有白毛結角如相思角作一本生至熟角折子扁如小豆極堅齒嚼不破按今甘草狀皆如存中說璞所云自是大苦所謂黃藥是矣又按說文薦大苦苦甘草分釋鑿確且以名義辨之甘甘也苦苦也若以甘為苦雖不知味者當不云然

正義取榛苓得所興碩人處非其位意與下西方美人二語不貫嚴華谷以為山澤之有草木猶盛朝之出人

物近之詩特以山隰興西方榛苓興美人耳非有深意也

唐風采  
苓篇

正義解傳以為采苓取草故為細事首陽在河

曲之內故為幽僻大是鑿說詩人託物起興如葛覃卷耳雖后妃猶繫思之何獨於采苓而以為細若首陽在今山西蒲州東南三十里亦名雷首山又名首山左傳趙宣子田乎首山是也雖在河曲固非僻處豈以夷齊所隱而遂謂之幽耶可見皆緣讒言附會非作詩者本

意人之為言苟亦無信吾於此亦欲云然

蘇頌謂首陽在河東蒲阪縣與今甘草所生處相近而先儒所說苗葉與今全別疑種類有不同者此謬也按甘草生河西川谷積沙山及上郡陶隱居謂今不復通市近出蜀漢中悉從汶山諸夷中來而芩隨處皆有如邯鄲地與首陽相去絕遠而詩亦稱隰有苓是矣頌溺於舊說不辨黃藥之誤反疑其地近而狀殊亦徒為古人愚耳

茨

茨廊風牆有茨篇

釋草謂茨為蒺藜按蒺藜有二種一種杜蒺

藜即今之道傍布地而生者開小黃花結芒刺一種白

蒺藜出同州沙苑牧馬處大如黍粒此詩所指當是道

傍布地生者陶隱居謂多生道上及牆上葉布地子有

刺狀如菱而小長安最饒行人多著木履今軍家乃鑄

鐵作之以布敵路名蒺藜易據于蒺藜言其凶傷詩牆

不可埽以刺梗穢是矣故別有旁通屈人止行休羽之

名皆因其刺故也

舊主婦刺傷牆之說愚謂蒺藜刺人之草難以埽除者趙簡子云植桃李者夏得其休息秋得其實焉植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蓋喻陽虎所植非人而為人害也此詩亦當以傷人言不當以傷牆言墙上之蒺藜不可埽埽則傷人中毒之言不可道道則汚口二義較明舊解殆因下中毒言醜為合好掩惡之說故云傷牆耳

通論云茨即書梓材既勤垣墉惟其塗說茨之茨茨所以覆牆也言牆上有茨本不可埽以比中毒之言本不可道不必多為鑿論也毛鄭以爾雅釋茨為疾藜謂牆生疾藜當埽去之不可從按此與詩義較合解同小雅如茨如梁福祿如茨二詩又周禮園司職茨牆則翦闔說文茨茅蓋屋脊可證

小雅 楚茨篇

鄭氏分茨與棘為二物大誤嚴華谷辨之謂詩中棘有二其一為酸棗此篇與青蠅之棘舊不指為何

物因以釋草策刺當之是也然但知此棘為草木之刺而不悟此刺即蒺藜亦知其一未知其二耳按方言草木刺自閩而西謂之刺江湘之間謂之棘今蒺藜字有三角刺人兵家鑄鐵為之以梗敵路亦名此非棘而何况語氣順遞所謂其者正指蒺而而言定是蒺棘無疑也何元子謂楚茨疑即九夏中之穢夏又名采齊愚按釋草茨齊分釋判然其誤以茨為齊者乃起於東漢說文與康成采齊之說何氏反謂後人誤齊作茨失其考矣

九夏出周禮他書惟左傳肆夏云是其一餘不槩見今  
合鄭許之說以楚茨為楚齋因以楚齋為采齋并以采  
齋為祓夏但取卒章鐘鼓既戒戒字為祓證謬云不識  
字讀半邊良可哂哉

抽本無除義乃因抽訓為拔會拔意為除耳嚴華谷主  
抽發其條之說謂詩人感田野荒蕪言昔日豐穰之樂  
如此而今為茨棘之場是可傷而思也於詞旨較合  
小雅甫田篇舊解如茨但取積義則屋上茅蓋是也與梁抵

京三者取喻正相倫嚴華谷謂從高處視之則稼在下而見其密如屋茅其說更長

小雅瞻彼洛矣篇

正義解箋謂福祿非積聚之物故云如屋蓋

以喻多要之未有不積聚而能多者三章既同同非聚義乎或云此當為蒺藜之茨茨布地叢生有連延屬續之意故取以喻福祿與荀卿義同亦一說

唐

唐中篇

鄒風桑孫炎以釋草唐蒙連讀故云三名郭璞分之

為四名愚按釋唐為蒙自傳始其讀爾雅必有所據惟以芣苢馬鳥之文律之又似以女蘿釋唐蒙者不然則當多下一蒙字矣然詩亦單言唐不連蒙爾雅所釋固當指此但今兔絲子僅供合藥非食菜傳遵釋艸文為訓而於蒙下增一菜字豈唐別有蒙菜之名非釋草所謂唐蒙者耶

蔡元度謂蒙取蔽義蒙蔽乎松者也淫者志在依蔽故以為采果爾則采麥采葑其志又何在乎元子引淮

南菟絲無根之說謂其不擇物而附有苟合之象尤鑿  
絲蘿松柏令約婚姻者多引為佳話豈得以苟合汚之  
且此詩為淫奔自道語漫託采物以行者非有深義即  
有之亦應謂彼美孟姜願附絲蘿已耳豈曰吾固苟合  
乎哉

女蘿小雅頌  
弁篇

傳訓此不及唐蒙而合女蘿菟絲松蘿三  
者為一物廣雅分女蘿為松蘿菟丘為菟絲陸璣謂女  
蘿即菟絲而以松蘿為別種吳普本艸則謂菟絲一名

松蘿而無女蘿之名陸農師以為在草曰菟絲在木曰女蘿羅瑞良又謂兩者皆附木或當有時相蔓引古樂府花葉同根枝條兩處及唐樂府兔絲隨風女蘿紫抱之語以為古今多知其為二物者又據博物志魏文帝所記諸物相似亂者女蘿寄生菟絲釋草或亦此義諸說紛如愚謂當以陸璣之說為正且以釋草丈斷之則仍是女蘿兔絲為一物而松蘿別種也蓋松根結茯苓舊謂下有茯苓上有兔絲則兔絲明是松上所附者今

女蘿亦云施于松上豈得以在草在木分乎抱樸子謂  
兔絲初生之根其形似兔是兔絲之名因此非有異種  
耳至於蘿類不一凡蔓延松上者疑通謂松蘿而兔絲  
乃專有女蘿名也又凡物小者稱女如女桑女葛之類  
則兔絲或亦蘿之細者與

麥

麥鄘風桑中篇說文謂麥以金王而生月令註則云麥實有  
孚甲屬木二說互異羅瑞良以為鄭氏特據四時與中

央所食為說麥性微寒要是許說為優愚按月令以四時分配五行此秦漢識緯習氣固不足據至艸木春生夏長秋實冬成莫不備四時之氣未有獨稟一氣而生者麥性宜寒故秋冬種而春夏收不過得氣之早者耳舊傳小麥生於桃二百四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大麥生於杏二百日而秀秀後五十日成亦有春種而夏收者蘇頌以為四氣不足有毒是也則其非稟一氣而生明矣

鄭漁仲以為麥從來象其實從爻象其根或駁之謂草木皆有根何以不從爻皆有實何以不從來且來為小麥來之下不從爻是來無根也年為大麥年之上不從來是年無實也愚按前說固泥駁義亦未為得從來自因來年取義非取象芒刺之說從爻則戴侗以為夜吐花而晝合近之

郝仲輿謂麥秋不收冬不藏三時在外有奔之象百物未長而獨先秋有淫之象此比唐蒙苟合之義較鑿若

就其言反之霜雪含生此節後彫有守之象衆卉春華  
彼已秋實有貞之象設易此為漢廣行露之詩安知不  
反其言以相譽甚矣說詩者之附會也

鄘風載馳篇

麥乃託言不當拘時為說蓋夫人在許思衛預  
為目擊心傷之詞曰我若行其野而故宮已不可復覩  
也荒烟蔓草惟麥芃芃已耳將求援救於他邦不知其  
何所因而何所至乎此即黍離麥秀之傷也正義謂以  
今歲而思得來歲之時何元子又易為次年入夏時並

金文

卷八

八

王風丘中此詩通體無淫穢語或當依序為思賢之作  
有麻篇然麻麥必非指賢者所治特借以發端耳蓋丘之中有  
麥留之中有子國兩以所有為興也若謂子治麻而父  
治麥以世其農業為賢則三章之李又是父子二人同  
治者耶

或謂麥可養人故以興來食果爾則麻何以興施施李  
何以興佩攻乎鄭氏謂子國復來我乃得食亦非嚴華

谷云猶唐風杕杜曷飲食之之意愛而欲飲食之也得  
之

魏風碩  
鼠篇

舊說麥者絕續所賴今皆為碩鼠所食則民之  
困甚矣愚謂黍以秋成麥以春實合春秋之收而皆為  
貪殘者所取是以不堪其困託碩鼠而傷悲耳下言苗  
則斧其未成者亦取之甚言重斂之酷也

大雅生  
民篇

幪有覆蓋意麻麥盛茂覆滿田畦如帡幪然法  
言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帡幪也詩義亦當取此

何元子謂詩以麻麥連言者以此菽麻之利人不及禾  
麥故言菽菽即亟繼以禾言穀麻即亟繼以麥愚謂此  
備舉后稷所藝者如五穀之外尚言瓜瓞總見其無一  
不善種植無輕重緩急之意按齊民要術註以為麥黃  
種麻麻黃種麥亦其候相因故連類及之不可以他求  
耳

來年周頌思文篇傳但訓年為麥不及來說文云天所來也  
惟廣雅以大麥為麌小麥為麌愚按方言麥有穀麌麌

麌麌麌麌諸名別無稱來者則來年自是一物乃大  
麥名也大麥宜為飯又可為酢其蘖可為餳皆所以繼  
禾之不逮者故古以為重今考麥字從來當亦由來年  
取義耳或作麌麌稼為小麥名並傳會之說

來年劉向封事作釐釐古釐來音通別見釋策無殊義也但

以為自天而來亦美其詞如天命玄鳥之說非真有雨  
粟事則其字義固不必深考耳觀孟子言麌麥而不言  
來麥可見麥無單言來者是來之不得為小麥名益信

蟲

蟲鄘風載  
馳篇

蟲與蕡音同字異自傳以詩之蟲屬雅之蕡

後儒皆宗之故陸璣直云蟲今藥草貝母其葉如枯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自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是也然蟲從虫即蚊虻之虻不當為草名此字義之不可解者今俗或作𧈧又作𧈧與蟲仍歸草部義亦難通或云根狀如蟲故名

陸疏葉如枯樓今世所見郭註葉如韭今世不復見此

張萱之說也愚按郭璞謂茴形根如小貝圓而白其華葉並似韭非但謂葉其說不知何據然萱謂葉如蕎麥蕎麥赤莖綠葉如烏柏樹葉而陸璣謂似栝樓栝樓引藤蔓葉如甜瓜葉而穿又有細毛此兩說亦正未可一視耳

貝母廣雅作貝父愚疑其一根而生多貝如貝之父母然因通為名耳何元子泥此章詩義易貝作背為遠離父母之況穿鑿甚矣且詩並未明言及父母也因蟲而

推其別名以為說則蟲之名不一如空艸藥實苦花苦  
菜商艸勤母之類亦將各有取義乎

此專取興亦各有行一句蓋陟丘者意在采蟲馳驅者  
心存嘻衛故直接云女子善懷亦各有行也傳療疾意  
本贊說家因其說而甚之乃謂夫人親往山中采療鬱  
結亦鑿甚矣至有云治目眩不得返顧尤陋夫夫人不  
過思衛憂心耳何嘗抱目眩項直之病必須此以療之

耶

綠

綠

衛風淇濱篇

綠

齊魯韓三家及禮記詩疏皆作菉惟毛公

作綠舊解因以綠為竹之色要之綠竹可通菉竹則不可通矣况小雅采綠亦作綠其為王芻何疑耶水經注云今淇川無復竹惟王芻篇艸與昔無異蓋其所親見然也郭璞謂今呼鷗脚莎鄭漁仲以為即蓋草按本草稱蓋草葉似竹而細薄莖圓小產平澤溪澗之側亦呼淡竹葉即是其物陸璣別以菉竹為一草不知何据

羅瑞良引上林賦綠蕙為香草而離騷資菉又為惡草謂其各有取義愚按綠本非芳艸此詩特取其鮮澤茂長有濯磨精進意故以為况豈以芳艸而比之耶若上林賦所謂綠蕙對江離留夷靡蕪言乃一物即楚詞所云樹蕙百晦者冠以綠字非王芻之綠也

小雅采  
綠篇

何元子謂菉草澀礪可以為攬洗之用故采而動歸沐之思又感其染色鮮好因而修容也愚按唐本草註蓋艸荆襄人煮以染黄色極鮮好采之者或當為

此且以二章藍證之其皆為染草無疑至澀礪說本陸  
璣彼以綠竹為一物謂即木賊草故云然今分言之則  
非矣乃謂因攬洗而思歸沐是誤解也萬時華云手方  
采綠忽念髮之曲局歸而膏沐其想頭轉動處大可味  
此是解人語會此則因染修容之說亦覺穿鑿耳

詩識名解卷八